后 记

我在写作上是个特别懒散的人，以往的旅行，最多在相关论坛发一些攻略式的游记，从未试图写成线索完整的文章。2015年我在伊拉克被误抓之后，很多出版社找过我，希望我把伊拉克的经历写下来出一本书。即使是这样，我还是没有什么动力：一方面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，电影、电视乃至现实中陌生人的悲喜，很少使我感同身受；另一方面时间所限，加上我旅行的目的性比较强，希望尽快到达需要记录的地点并完成拍摄，不愿在一个地方花太长时间与他人深入接触。我甚至不怎么爱看游记类书籍，即使偶尔看看，也只是发掘一下其中的交通食宿等攻略，对个人情感和故事情节视若无物。我这样一个典型的理科男生，即使写出了什么游记，难道有人会花钱买来看吗？

邵学成博士的出现，让我的观念发生了改变，他是我这部游记能够诞生最需要感谢的人。邵博士是国内研究阿富汗佛教艺术的专家，我们在伊拉克的事情之后建立了联系。当时我已经去过阿富汗，而他的博士论文虽然研究巴米扬，却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，有时向我询问一些当地的情况。到了2017年，我又一次前往阿富汗，出行前曾向他讨得一些资料作为旅行时的知识储备；在正文中我费尽心力去到的贝格拉姆遗址，也是邵博士向我介绍的。在这种互相鼓励和分享的氛围中，邵博士也亲自去了阿富汗，并且在之后的几年中，带领团队多次前往考察，靠一己之力，架起了中国和阿富汗学术交流的桥梁。在我们都完成了阿富汗行程的2017年10月，邵博士找到我，说希望和我合出一本书，叫《柔软的阿富汗》，书中他主要写更加学术且偏向佛教的内容；而我由于是自由旅行，和他们受到的严格安保状况不同，可以补充一些城市面貌、百姓生活、伊斯兰教建筑乃至一些旅行的花絮，丰富书籍的可看度。面对这样的邀请，我是退缩的：邵博士是专业的研究者，而我只是普通爱好者，书中这两部分的水平差距，不用想就知道该有多大。但邵博士一腔热情，拉着北大出版社的编辑，连合同都准备好了，我也只能赶鸭子上架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

不过真的写起来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艰难。阿富汗是我出国旅行中第一个不太常规的国家，从办理签证到飞往喀布尔，世界上最复杂、最脆弱的一角在一瞬间撕开，赤裸裸地展示在还没有什么出境阅历的我的眼前，那种冲击感永远历历在目。到现在我已经去过三十多个国家，很多旅行细节都淡忘了，但对于阿富汗，每当我闭上眼睛，仍然能看到喀布尔巴扎里的鸟笼，听到坎大哈开斋时的邦克，摸到贾姆宣礼塔过河的溜索……这些细节实在太过丰沛，它们从我的脑海中倾泻到纸上，对于写成一部简单的游记，过程还是比较顺畅的。

当然，促使我能不停写下去的，仍然是邵博士。他写得实在太快了，文字量是我的好几倍，我担心拖慢整体进度，只得拼命追赶。最终他还是比我更早写完，也让我看了他的稿子，不论内容上还是文笔上，都与我的判若云泥，我更加难以想象两部分合在一起的样子了。我把稿子和图片交给出版社，等着进一步的消息；而邵博士因为考察照片的归属问题，迟迟没法配图。出版社等了将近一年通知我，说不如把我的这部分先单独出了吧。

这就是本书诞生的过程。我到了写后记的时候依然惶恐，本来就是照着小爬藤的水准去写，然而失去了邵博士这个攀附的树干，不知如何立足，却也只能像阿富汗的行程本身一样，去接受这个意外。写作过程中，不爱看游记的我，简单看了看国内已经出版的几部阿富汗游记，最早的有班卓的《陌生的阿富汗》，之后有姜华的《你好阿富汗》、梁子的《你是尘埃也是光：面纱下的阿富汗》，最近还有原老未的《罩袍之刺》。在阿富汗这样一个女性出门极为不便的地方，四部游记都是女性作者，非常神奇。她们在阿富汗最少也待了一年半载，甚至学会了当地的语言，和形形色色的人聊过天，收集了数不清的故事；而我在阿富汗一共只待了两周，这浮光掠影和之前的几部相差太远，只希望读者知道这本书诞生的经过后，不要见笑。但比较下来，我的这部流水账，仍然有弥补空白之处：之前的几本游记多以人物故事为核心，讲述阿富汗普通人的悲欢、放纵与挣扎，在女性的视角下，那种绵长细腻的忧伤构成了作品的主基调，而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，路程中的建筑遗存，常常模糊不清。我是一个较为理性的打卡游客，更希望这本书能像我最喜欢的《伊本·白图泰游记》那样，在历史和地理的框架中，给这片土地上的城市街道、路程中的自然风光、由古迹串联起的历史故事和社会日常一些更清晰的交代。因为阿富汗不光是亚欧大陆需要同情、悲悯的脆弱心脏，它的战乱、保守和它的文物古迹一样，都是世界多样性的一部分。客观地记录和调查，平静地接受旅途中遇到的种种故事，就已经足够精彩。

除了懒散之外，题材敏感是阻碍我写作的另一个原因。虽然这是一部以文物古迹为主要线索的游记，但涉及对当代生活的描写时，宗教是绕不开的话题。我日常对宗教非常冷漠，但身处特定的环境时，也乐意融入当地的宗教气氛中去，深入了解当地文化，也丰富旅行的体验。从对伊斯兰教的一无所知，到和当地人一起礼拜、一起开斋，我对宗教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。由于在伊拉克的经历，在宗教保守国家旅行时，我往往更加信任在教门上更加虔诚的当地人，这和很多游客喜欢接触宗教反叛者的视角也不相同。我理解保守的生活方式，也理解很多人在宗教和现代生活之间的挣扎，但对于保守宗教冷眼旁观而非批判表述，可能已经进入敏感的边缘。我在写作时，没有对这部分内容有任何避讳，希望先一气呵成写出来，再做必要的修改，而出版社也非常理解，几乎没有对内容有任何改动。如果这部书稿能顺利与读者见面，那就是时候开始写我旅行更深入，让我印象更深刻的伊拉克之行了。